

人/生/随/笔

老城记:西门烟火



我们的老城,真的很老了,沧桑、沉默,像虬枝盘 曲的黄葛树,树皮皲裂成甲骨文的纹路,被大宁河日 夜不停地带走多少绵长而温婉的故事。

我们的老城,分东南西北门,东南北门顺河而设, 差不多在同一个平面,夏天枕着一条河的清凉,浴着 河谷风的温柔。西门坡却又陡又高,小暑,天气更加 炎热,日子备受煎熬,立业的人依然会被梦想与责任 叫醒,避不开滚烫的空气和大地,年年如此。即便差 异这么大,在这里长大的人,都说她是童年的乐园。

太阳累了,便会下山;我们累了,便从鸡头坝、马 镇坝和赵家坝涌回老城。人走进南门湾人行老洞子 车穿过龙头山新隧洞,燥热去了一大半。一半挖掘一 半复建的古城墙根,复古青砖的小巷子,临水铺陈的 漫滩路人头攒动。东门"宾作"石刻旁,巫溪烤鱼门店 在明清建筑中间。琴键般的石阶下开出些平地,黄昏 的小小水码头两边延伸出数百张餐桌, 巫溪烤鱼和小 吃飘香,食客们微醺着走错座席,快乐本来就是美食 的终点。再往前,北门到了,一把木竹凉椅接纳被掏 空的身躯,光脚伸进冰冰的流水,小鱼儿爱咬孩子的 小脚丫.

要向天空、大自然和自己要回能量和补偿,巫溪 小城自有小暑专属的"天补地补人补"。总有一些人 远远的关切西门汽车站、西门饭店的灯是否亮着,为 下晚自习的学生、坐了几天车的游子,递上茶水、包子 馒头,吃饱才更有力气回家呀。

"70年代坐车举家搬回老家前,就在西门汽车站 吃了顿家常告别饭。"离开的人,有些情景想忘也忘不 了。巫溪自古有水路连着长江,在悬崖绝壁上凿出古 栈道运盐到四川陕西湖北;山阻且险,人们用脚踏出 千万条曲曲弯弯的归乡路。20世纪50年代有了最 早的车站,第一辆停泊的车从巫山由两艘木船并行闯 险滩逆流运入车站。1960年到1969年,建成西门车 站拱形门窗、折线形屋顶、砖混结构建筑群,诞生了巫 溪县规模最大的计划经济时期交通枢纽。

川东北最沉重的山门终于凿开,巫溪西门汽车 站,大山孩子新的人生驿站;西门饭店,为归者洗尘为 去者送行。无数的人,乘坐万县68运输队的老式客 车,摇摇晃晃去了远方,生活从此改变了模样。吞吐 的客车让山里山外、县城和乡村互相交融。

旅途的中转站,家常的一餐,一边是90年代西门 车站职工食堂开放成待客的食堂,一边是邮电局、百

货商店、理发店、旅馆等陆续迁走,车水马龙的两门车 站门可罗雀,仅担负水灾警戒期的转运任务。当年的 袁家妹儿接过食堂的锅铲坚守西门饭店,没想到这一

小暑那天上午,教师进修校两位老教师,邂逅在 破旧的两门饭店,临时起意要拼桌。袁家妹儿已是袁 大妈,几样招牌菜没有变,老卤猪头、猪脚和内脏拼 盘,还是老味道。炒酸水洋芋片、油渣包包菜、豆棒肉 丝、大骨炖萝卜,袁大妈提醒,不能再点,多了浪费,后 来的人吃不到要遗憾。八仙桌、大圆桌、小茶几,让室 内二十来个平方米的空间更加逼仄,勉强容纳了二十 来人。11点半准点开席,没排上座位的客人直接进 厨房切卤菜,打开折叠小桌支到室外。倘若街沿也坐 满,毗邻的小店会提供桌椅,这哪是做生意,分明是乡 间来了亲人,借屋食宿,不讲究又特别讲究。

小暑的人补,就是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饭菜,见 喜欢的人,取悦自己吧。西门车站停满了车。两位老 师的拼桌不断添新人,完全陌生的人们放下疏离感, 抄起筷子伸向同一个碗盘。

袁大妈十多年前决定只做午餐,下午一点半关 门,营业两小时。"开饭店哪能只为挣钱呢!"袁大妈从 固定了三十来年的源头购来新鲜的原料,凌晨动手卤 制,配料一成不变,过程一丝不苟。不是主厨之前,她 不过是个做家常便饭的家庭主妇。饭店的设施陈旧 简单,可她说,客人冲吃好而来,其他投入终是负担与 多余,时间终会厚待守心经营永不贪心的自己。

心满意足,两位老师和拼客一桌消费刚刚百元, 每人付的饭钱比快餐还低。一位小暑后要去孩子的 城市,不知何时才能回巫溪;一位要陪孙子上山避暑, 秋天方能再见;新相识的桌友说,没想到旅个游,找到 自家厨房的感觉。邻桌七八个一看都是小时候摇蒲 扇的旧相识,从饭店开门吃到主人打扫收拾时才分手 说再见,再见也会很遥远。

袁大妈还要等一会儿,山上老伙计们的菜大概卖 完,大盆冰凉的老鹰茶候着,万一有个没吃上饭的,炒 份饭,煮一份青菜面条,都不要钱,只要情分。

2014年,中两合璧的两门老车站作为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纳入重庆市第三批文物保护

小暑,老卤锅在沸腾,继续烹煮与烤鱼一样醇厚 (作者单位:重庆巫溪县政协) 的乡愁。



寻/常/百/姓

我愿枕着阵阵蛙声入眠



小区里有个很大的池塘,晚饭之后,我习惯在小区 内走一走,特别是到池塘边的小道上散散步。一来可 观赏小鱼在池塘内的水草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二 来池塘边有几棵树龄达四五十年以上,树形如巨伞一 般枝繁叶茂的大黄葛树临水而立,散落在池塘边的小 道上,为居民们遮风挡雨,好看又养眼。有时,阵阵微

风吹过,黄葛树那片片落叶就像翩翩蝴蝶一般满天飞舞,给人以视觉 的震撼。而树叶落光之后,树上又慢慢长出新叶,远远望去,那满眼 的新绿,给人以春天般的感觉,煞是惹人喜爱。可谓是"一揽鱼翔浅 底姿, 正是树影婆娑时",

每当夕阳西下,夜色朦胧的时候,一抹夕阳的余晖从林立的高楼 之间倒映在池塘的水面上,一阵微风过后,水面上波光粼粼,漾起了 金色的涟漪。这时候,习惯于晚饭之后到池塘边散步的小区居民们 也陆陆续续地来, 成群的小孩子们或验着自行车, 或踩着踏板车, 或 几个小朋友一块相互嬉戏奔跑在池塘边的环形小路上。而大人们则 有的几个人聚集在一块聊天,有的则跟着嬉戏的小孩儿一块儿小跑 着,时不时地提醒着,生怕小孩有跌倒或者撞伤的危险。还有几位大 妈在池塘边的那一小块空地上,随着录音机播放出来的强劲音乐跳 起了广场舞。市井生活,烟火人生,宜人宜己嘛!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树影婆娑之时,在昏暗的路灯衬托之下,池 塘里的青蛙们开始了表演。只听见满池塘青蛙"呱呱呱""咕咕咕"的 叫声此起彼伏。他们时而独唱,时而合奏,时而刹那寂静,时而热烈 爆发。这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或长或短,或急促或悠扬,有的似一场充 满强大生命力的盛大交响乐演出,有的似时而温柔时而热烈的生命 呐喊,把夜深人静时真实的自然界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一刻,我忍不 住披衣下床,轻轻地推开窗门,想一探这场深夜的交响乐演唱会的究

这声音让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那盛夏燥热而宁静的夜晚里, 我们也是枕着这些熟悉的声音人眠的。这些生活在池塘里的自然界 的精灵们,拼命地鼓着自己的腮帮子,那悦耳动听的声音仿佛唱出了 自己对生命最真挚的热爱。而现在,这样的声音几乎渐渐被深夜里远 处回荡着的汽车的声音和建筑高楼大厦的搅拌机的轰鸣声所代替。

今夜,我又听到了儿时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陶醉在这群青蛙们 的声浪之中,渐渐地有了睡意。躺在床上,慢慢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

绪/纷/飞

荣昌的山(組織)



古佛山

狂风张开大嘴 露出獠牙,天空一退再退

我看见,古佛山纹丝不动 古佛寺纹丝不动,古佛纹丝不动 寺外的铜钟,更是懒得回应一声

念经的方丈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第一次惊觉 狂风竟这样无助

鸦屿山

鸦屿山,鸦屿山,鸦屿山 我数到三的时候 鸦屿山拨开了晨雾

在茶垄与石阶交错的棋盘里 仙人执黑,我执白 落下的子光芒万丈

照亮青翠的采茶女 鸟鸣喂养的茶篓 照亮从天而降的翅膀 这一刻,美不胜收的绿毯 溢出画面的茶香 携手扶住山下赶来的炊烟

起风了,再大的风 也吹不走鸦屿山 睡得再晚,也挡不住鸦屿山 潜进梦境

螺罐山

其实所谓千里眼 不过是站在大山的肩膀

"太阳上山,迷雾下山" 登螺罐山,必须邀太阳同行

上山背有多弓 下山背挺得就有多直

越往上走离天越近 离站在天空的雄鹰越近

当达到巅峰,乌云踩在脚下 感觉人就是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井冈山的毛竹

秋天的风,并非都 吹送果实的香甜 一阵紧似一阵 容易嗅到土硝与铁筒 摩擦的味道

那些清秀的毛竹 站在岭上,风来了 不得不低头弯腰 如今,用毛竹做成火把 从各处聚拢来

发出星星占占的光 黑夜被烙成 -个又一个窟窿

他们用毛竹 编出一顶顶斗等 挡住四面袭来的刀光剑影 然后用毛竹的节和叶 打造一只摇篮 一步一步 摇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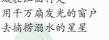
江上城

江水切开两江四岸的灯火 我们站在光的断层里 数自己的影子

许多桥吞下最后一班列车 汽笛在江里弯曲成 个红红的月亮

城在江面行走

重庆晚报文化中心出品 策划 胡万俊 主编 陈广庆 美编 钟柳 责校 杨雪



如果星星在朝天门 它也会扬帆起航 仿佛是一座银色或红色的大桥

(作者系重庆武隆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刘辉